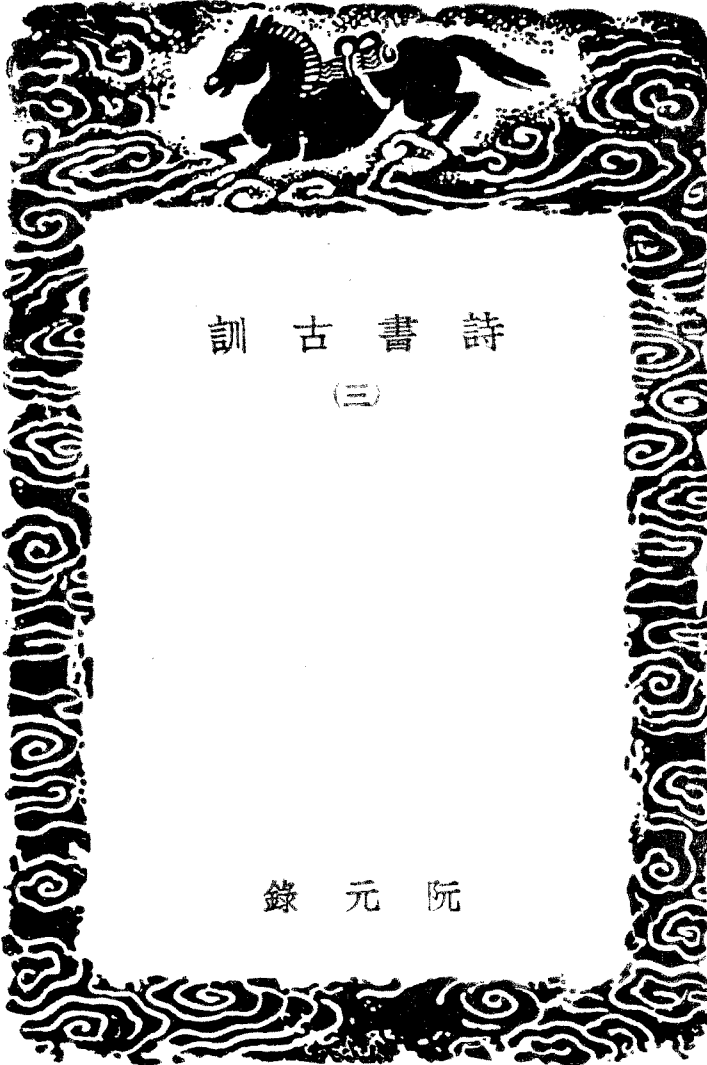


詩書古訓  
三





詩書古訓

(三)

阮元錄

# 詩書古訓卷三下

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說苑至公。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慤生達。詐僞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辟。言不公也。

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春秋左氏宣二年傳。士季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襄三十一年傳。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

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在貧如客。使其臣如藉。不遷怒。不探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曰。有土君子。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怒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告之。

晏子春秋諫上。嬰聞之。能長保國者。能終善者也。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爲長。列士並學。能終善者爲師。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君。

戰國策卷六。王若負人徒之衆。材兵革之強。壹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

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

韓詩外傳卷五。繭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絲。卵之性爲雛。不得良雞覆伏。孕育積日累久。則不成爲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內之以道。則不成爲君子。詩曰。天生烝民。其命匪訖。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使之然也。卷八。官怠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卷十。卞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今母歿矣。吾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君子聞之曰。三北已塞責。又滅世斷宗。士節小具矣。而於孝未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漢書賈山傳。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獵射擊兔。伐狐。目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左。周。黃。傳。論。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宣其智力。帷幄容其審辭。舉厝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爲恨哉。

流言以對寇攘式內。

列女趙靈吳女傳。主父遊沙丘宮。章以其徒作亂。李兌乃起四邑之兵。擊章。章走主父。主父閉之。兌因圍主父宮。旣殺章。乃相與謀曰。以章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詩曰。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不善之從內出也。

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韓詩外傳卷五。語曰。淵廣者其魚大。主明者其臣惠。眼觀而志合。必由其中。故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可無慎乎。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卷八。夫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爲螻蟻所制。失其輔也。故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卷十。故曰。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言文王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

漢書五行志。視之不明。是謂不愆。愆。知也。詩云。爾德不明。呂亡陪亡卿。不明爾德。呂亡背亡仄。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

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說苑貴德。人之有鬪。何哉。比之狂惑疾病乎。則不可面目人也。而好惡多同人之鬪。誠愚惑失道者也。詩云。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言鬪行也。

如蝸如蟻。如沸如羹。

漢書五行志。言之不從。從順也。是謂不乂。乂。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詩云。如蝸如蟻。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憤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

故其咎僭、僭、差也。

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荀子非十二子篇。遇君則修臣下之義。遇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則修子弟之義。遇友則修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修告導寬容之義。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詖怪狡猾之人矣。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鹽鐵論遵道。文學曰。上自五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謹庠序。崇仁義。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殷、周、因修而昌。秦、王變法而亡。詩云。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言法教故沒而存之。舉而貫之。貫而行之。何更爲哉。

說苑臣術。故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而闇君以爲己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也。明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妬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列女楚武鄧曼傳。鄧曼曰。大夫非衆之謂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君子謂鄧曼爲知人。詩云。曾是莫聽。

漢書外戚傳。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詩云。雖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曰傾。

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

韓詩外傳卷五。傳曰。驕溢之君。寡忠。口惠之人。鮮信。故盈把之木。無合拱之枝。滎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枝葉短。本絕則枝葉枯。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禍福自己出也。

列女齊東郭姜傳。君子曰。東郭姜殺一國君。而滅三室。又殘其身。可謂不祥矣。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敗。此之謂也。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孟子離婁上。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國語周語。太子晉諫曰。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詩曰。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

韓詩外傳卷五。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爲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爲之。故殷可以鑒于夏。而周可以鑒于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卷十。丈夫曰。夫日日慎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於桃。桓公說其言。與之共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詩曰。殷鑒不遠。

漢書劉向傳懷不能已復上奏其辭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呂桀爲戒也杜欽傳欽復重言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氏之世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可不慎哉谷永傳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呂失之呂鏡考己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國語楚語上左史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警御之箴臨事有警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

漢書馮奉世傳贊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

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搖仿佯弭節而旋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

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淮南子人閒訓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爲人行也其所論未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



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六：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爲之不祥，莫大焉。遂被髮佯狂而去。君子聞之曰：勞矣箕子，盡其精神，竭其忠愛，見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孝經孝治章：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禮記緇衣子曰：上好仁，則下爲之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楛德行，四國順之。

春秋左氏襄二十一年傳：叔向曰：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昭五年傳：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春秋繁露郊祭：今爲其天子而闕然無祭於天，天何必善之所聞？曰：天下和平，則災害不生。今災害生，見天下未和平也。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行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于世，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於彼矣。

韓詩外傳卷五：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禮義修明，則君子懷之。故禮及身而

行修禮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扶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願焉。令行禁止。而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此之謂也。卷六桓公曰。吾聞之。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萬乘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於布衣之士。縱夫子不欲富貴可也。吾不好仁義不可也。五往而得見也。天下諸侯聞之。謂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况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列女魯義姑姊傳。婦人曰。己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夫背公義而嚮私愛。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幸。則魯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庶民國人不吾與也。夫如是。則脅肩无所容。而累足无所履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无義而視魯國。於是齊將按兵而止。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之謂也。

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北宮文子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

韓詩外傳卷六。如是則羣下百吏。莫不修己。然後敢安仕。成能然後敢受職。小人易心。百姓易俗。奸宄之屬。莫不反慙。夫是之爲政教之極。則不可加矣。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列女秦穆姬傳。君子曰。慈母生孝子。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穆姬之謂也。

中論法象。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性情治。性情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詩云。敬爾威儀。惟民之則。若夫墮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

漢書匡衡傳。蓋欽翼祗栗。事天不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顛覆厥德。荒湛于酒。

韓詩外傳卷十。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棄身。與其棄身。不甯棄酒乎。桓公曰。善。詩曰。荒湛于酒。

漢書五行志。谷永對曰。臣聞三代所眚喪亡者。皆繇婦人羣小。湛湎於酒。詩曰。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夙興夜寐。洒掃庭內。

韓詩外傳卷六。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孔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庭內。

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

潛夫論。勸將德稍弊薄。邪心孳生。次聖繼之。觀民設教。坐爲誅賞。以威勸之。旣作五兵。又爲之憲。以

正厲之。詩云：修爾輿馬，弓矢戈兵，用戒作則，用逖蠻方。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春秋左氏襄二十二年傳：鄭公孫黑肱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張卒。君子曰：善哉。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韓詩外傳卷六：古者有命，民之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告於其君，然後君命得乘飾輿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飾車駢馬，皆有罰。故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則無所用，故皆與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凌弱，衆不暴寡，是君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犯法，民莫犯法而亂斯止矣。詩云：質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鹽鐵論世務：大夫曰：事不豫辦，不可以應卒，內無備，不可以禦敵。詩云：詰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故有文事，必有武備。

慎爾出話，敬爾威儀。

禮記緇衣：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

說苑君道：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弑。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論語先進。南容三復白圭。

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之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

禮記緇衣。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春秋左氏傳九年傳。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苟息有焉。

說苑說叢。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可不慎乎。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括既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韓詩外傳卷五。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齋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待之。辟稱以喻之。分以明之。歡忻芬芳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恆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卷六。夫不疏其指而弗知。謂之隱。外意外身。謂之諱。幾廉倚跌。謂之移。指緣謬辭。謂之苟。四者所不爲也。故理可同睹也。夫隱諱移苟。爭言競爲而後息。不能無害其爲君子也。故君子不爲也。論語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詩曰。無

易由言無曰苟矣。

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禮記表記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荀子富國篇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不然而已矣有挾挈伺詐權謀傾覆以相顛倒以靡敵之百姓曉然皆知其汗漫暴亂而將大危亡也是以臣或弑其君下或弑其上粥其城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它故焉人主自取之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致士篤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爲師耆艾而信可以爲師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爲師知微而論可以爲師故師有四術而博習不與焉水深則回樹落糞本弟子通利則思師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十齊景公遣晏子南使楚束徒以過之王曰何爲者也。有司對曰是齊人善盜束而詣吏王欣然大笑曰齊乃冠帶之國辨士之化固善盜乎。晏子曰然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化爲枳何則地土使然爾。夫子處齊之時冠帶而立儼有伯夷之廉今居楚而善盜意土地之化使然爾。王又何怪乎。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春秋繁露郊祀對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立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云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

有異於諸侯仲舒愚以爲報德之禮

列女周主忠妾傳主父驚乃免媵婢而笞殺其妻使人陰問媵婢曰汝知其事何以不言而反幾死乎媵婢曰殺主以自生又有辱主之名吾死則死耳豈言之哉君子謂忠妾爲仁厚夫名无細而不聞行无隱而不彰詩云无言不讎无德不報此之謂也

漢書宣帝紀又曰朕微眇時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將史曾史元長樂衛尉許舜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及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各曰恩深淺報之王莽傳非特止此六子皆封詩曰亡言不讎亡德不報報當如之不如非報也

後漢書孝明帝紀詔曰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尙書詩曰亡德不報亡言不酬孫程傳中黃門孫程王康長樂太官丞王國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陳予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懷忠憤發戮力協謀遂埽滅元惡曰定王室詩不云乎亡言不讎亡德不報陳球傳竇太后崩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酬豈宜曰貴人終乎

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韓詩外傳卷六吾語子夫服人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知不以幽人勇猛強武不以侵人

齊給便捷。不以欺誣人。不能則學。不知則問。雖知必讓。然後爲知。遇君則修臣下之義。出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老則修弟子之義。遇等夷則修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修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詩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

禮記中庸。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

無曰不顯。莫予云覲。

列女晉羊叔姬傳。叔姬曰。今勝與鮒。童子也。隨大夫而化者。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若埋之。以明不與。君子謂叔姬爲能防善遠疑。詩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覲。此之謂也。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禮記中庸。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淮南子泰族訓。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雪兌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

淑慎爾止。不愆于儀。



禮記緇衣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讟于儀。

列女宋恭伯姬傳。伯姬常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來。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春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以爲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詩云。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伯姬可謂不失儀矣。

不僭不賊。鮮不爲則。

春秋左氏傳九年傳。公孫枝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昭元年傳。文子曰。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

荀子臣道篇。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質也。忠信以爲質。端慤以爲統。禮義以爲文。倫類以爲理。喘而言。牖而動。而一可以爲法。則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此之謂也。

列女代趙夫人傳。夫人曰。且吾聞之。婦人執義無二夫。吾豈有二夫哉。欲迎我何之。以弟慢夫。非義也。以夫怨弟。非仁也。吾不敢怨。然亦不歸。遂泣而呼天。自殺於靡笄之地。代人皆懷之。詩云。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此之謂也。郟陽友娣傳。季兒乃告其大女曰。汝父殺吾兄。義不可以留。又終不復嫁。

矣。吾去汝而死。善視汝兩弟。遂以緦自經而死。馮翊王讓聞之。大其義。令縣復其三子。而表其墓。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季兒可以爲則矣。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

墨子兼愛下。姑嘗本原先王之所書。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卽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鹽鐵論和親。其後王恢誤謀馬邑。匈奴絕和親。故當路結禍。紛拏而不解。兵連而不息。邊民不解甲弛弩。行數十年。介冑而耕耘。鉏耰而候望。燧燔燧。舉丁壯。弧弦而出鬪。老者超越而入葆。言之足以流涕寒心。則仁者不忍也。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

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禮記表記。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荀子不苟篇。君子寬而不侵。廉而不剷。辯而不爭。察而不激。寡立而不勝。堅彊而不暴。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夫是之謂至文。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此之謂也。非十二子篇。故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汙。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君道篇。故天子不視而見。不

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朕之從心。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

說苑修文。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磬折。拱則抱鼓。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孔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列女晉趙衰妻傳。姬以盾爲賢。請立爲嫡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婦。姬親下之。君子謂趙姬恭而有讓。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趙姬之謂也。

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

春秋左氏襄二年傳。君子曰。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不哲矣。

新序雜事。好學。智也。受規諫。仁也。江出汶山。其源若甕口。至楚國。其廣十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人而好學。受規諫。宜哉。其立也。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此之謂也。

借曰未知。亦既抱子。

漢書霍光傳。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

中論虛道。下愚反此道也。以爲己既仁矣。智矣。神矣。明矣。兼此四者。何求乎衆人。是以辜罪昭著。腥德發聞。百姓傷心。鬼神怨痛。曾不自口。愈休如也。若有告之者。則曰。斯事也。徒生乎子心。出乎子口。於是刑焉。戮焉。辱焉。禍焉。不能免。則曰。與我異德故也。未達我道故也。又安足責。是己之非。遂初之繆。至於身危國亡。可痛矣。夫詩曰。誨爾諄諄。聽之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

聽用我謀。庶無大悔。

列女齊靈仲子傳。仲子曰。夫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无故而廢之。是專絀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君子謂仲子明於事理。詩云。聽用我謀。庶无大悔。仲子之謂也。

取譬不遠。昊天不忒。

列女周郊婦人傳。周郊婦人遇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其過三歲乎。君子謂周郊婦人惡尹氏之助亂。知天道之不祐。示以大期。終如其言。詩云。取譬不遠。昊天不忒。此之謂也。

四牡騤騤。旗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

國語周語下。太子晉諫曰。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失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詩曰。四牡騤騤。旗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

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春秋左氏昭二十四年傳。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

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

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孟子離婁上。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北宮文子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猶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

墨子尚賢中。何謂三本。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也。蓄錄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爲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告女憂卹。誨女序爵。孰能執熱。鮮不用濯。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

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孟子離婁上。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四。令民相伍。有罪相伺。有刑相舉。使搆造怨仇。而民相殘。傷和睦之心。賊仁恩。害士化。所和者寡。欲敗者巨。於仁道泯焉。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卷六。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美材也。而不聞君子。

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韓詩外傳卷十。公子晏子曰。臣聞之。王者藏于天下。諸侯藏于百姓。商賈藏于篋匱。今百姓之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虛耗而賦斂無已。王收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斂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爲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爲鄰國笑矣。公曰。善。自今已往。請藏於百姓之間。詩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韓詩外傳卷八。於是君素服率羣臣而哭之。旣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詐以自知。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卷十里。克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驕則恣。恣則極。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此夫差所以自喪於干遂。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韓詩外傳卷六。民勞思佚。治暴思仁。刑危思安。國亂思天。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惟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

列女明德馬后傳。太后詔曰。吾自束修。冀欲上不負先帝。下不虧先人之德。身服大練。縑裙。食不求所甘。左右旁人。皆無香薰之飾。但布帛耳。如是者。欲身帥衆也。君子謂德后在家則可爲衆女師範。

在國則可爲母后表儀詩云惟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猷考慎其相此之謂也

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晏子春秋問下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歟

韓詩外傳卷六石他曰生亂世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以死其君詩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石先生之謂也卷十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死詩曰進退惟谷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

韓詩外傳卷五百禮洽則百意遂百意遂則陰陽調陰陽調則寒暑均寒暑均則三光清三光清則風雨時風雨時則羣生甯如是而天道得夫是以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卷十昔者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見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賞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矣後齊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三十四世而亡由此觀之聖人能知微矣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

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中論虛道。夫酒食人之所愛者也。而人相見莫不進焉。不吝於所愛者。以彼之嗜之也。使嗜者甚於酒食。人豈愛之。故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漢書賈山傳。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目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

民之貪亂。甯爲荼毒。

禮記坊記。子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甯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甯爲荼毒。

國語周語下。太子晉諫曰。又曰。民之貪亂。甯爲荼毒。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况神乎。

荀子儒效篇。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唯君子爲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甯爲荼毒。此之謂也。

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韓詩外傳卷五。故曰。以明扶明。則昇於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瞽相扶。不傷牆木。不陷井窞。則其



幸也。詩曰：惟彼不順，往以蟲垢，闔行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春秋左氏文元年傳：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也。韓詩外傳卷五：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卷六：故先生者，當年霸楚莊王是也。後生者，三年而復宋昭公是也。不生者，死中野爲虎狼所食，郭君是也。有先生者，後生者，有不生者。詩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列女晉羊叔姬傳：叔姬之始生，叔魚也。而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壓也。必以賂死。叔姬可謂智矣。詩云：貪人敗類。此之謂也。

潛夫論班祿：是以賢者不能行禮，以從道品。臣不能無枉，以從利。君又驟赦以縱賊，民無恥而多盜竊。何者？咸氣加而上風，患害切而迫饑寒。此臧紇所以不能詰其盜者也。詩云：大風有隧，貪人敗類。爾之教矣。民斯效矣。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

春秋繁露郊祀：周宣王時，天下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嗚呼！何辜今之

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珪璧既卒。甯莫我聽。旱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射下土。甯丁我躬。宜王自以爲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災。

自郊徂宮

後漢書楊秉傳。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故詩稱自郊徂宮。

上下奠瘞。靡神不宗。

說苑君道。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且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周餘黎民。靡有孑遺。

孟子萬章上。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禮記孔子閒居。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崧高維嶽。峻

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爲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

齊。齊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

潛夫論三式。周宣王時。輔相大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尹吉甫作封頌二篇。其詩曰。齊齊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志氏姓。或封於申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故詩云。齊齊申伯。王薦之事。于邑于序。南國爲式。

周邦咸喜。戎有良翰。

韓詩外傳卷八。昔者周德大衰。道廢於厲。申伯、仲山甫。輔相宣王。撥亂世反之正。天下略振。宗廟復興。申伯、仲山甫。乃竝順天下。匡救邪失。喻德教。舉遺士。海內翕然向風。故百姓勃然詠宣王之德。詩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又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如是可謂救世矣。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孟子告子上。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韓詩外傳卷六。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

潛夫論德化。是故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乃以防姦惡而救禍敗。檢淫邪而內正道爾。詩云。民之秉夷。好是懿德。

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

列女宋鮑女宗傳。女宗曰。且婦人有七見去。夫無一去義。七去之道。妬正爲首。淫僻、竊盜、長舌、驕侮、無子、惡病。皆在其後。吾媿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爲見棄之行。將安所用此。遂不聽事。姑愈謹。君子謂女宗謙而知禮。詩云。令儀令色。小心翼翼。故訓是式。威儀是力。此之謂也。

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韓詩外傳卷六。王者必立牧。方二人。使闕遠牧衆也。遠方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冤失賢而不舉者。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噫。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耶。何如。乃有飢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冤失賢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其卿大夫謀之。遠方之民聞之。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之僻。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哉。故牧者所以開四目通四聰也。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此之謂也。

後漢書郎顛傳。臣聞劓舟剡楫。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爲用。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宣王是賴。呂致雍熙。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禮記中庸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與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晏子春秋問下叔向問晏子曰人何以則可謂保其身晏子對曰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庶幾不要幸先其難乎而後幸得之時其所也失之非其罪也可謂保其身矣荀子堯問篇當是時也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無睹賢人距而不受然則孫卿懷將聖之心蒙佯狂之色視天下以愚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八人得氣則生失氣則死其氣非金帛珠玉也不可求於人也非繒布五穀也不可糴買而得也在吾身耳不可不慎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列女曹僖氏妻傳負羈之妻言於夫曰今其從者皆卿相之僕也則其君必霸王之主也若加禮焉必能報施矣若有罪焉必能討過子不早圖禍至不久矣君子謂僖氏之妻能遠識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

漢書蓋寬饒傳太子庶子王生子書曰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

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孝經卿大夫章。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春秋左氏文三年傳。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襄二十五年傳。大叔文子聞之曰。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事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

韓詩外傳卷八。荆蒯芮曰。吾聞之。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其事。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荆先生之謂也。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曰。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王莽傳。開門延士。下及白屋。婁省朝政。綜管衆治。親見牧守。曰。下考迹雅素。審知白黑。詩云。夙夜匪懈。曰事一人。公之謂矣。

漢紀卷二十八。初丞相。秦之制。本次國命卿。故置左右丞相。故三公之官。詩云。夙夜匪懈。以重一人。一人者。謂天子也。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春秋左氏文十年傳。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是亦非辟彊也。

韓詩外傳卷六。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把茅旌。右執鸞刀。以進。莊王受節。左右麾楚軍。退舍七里。既晉之救鄭者至。乃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桴而鼓之。晉師大敗。莊王曰。噫。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乃退楚師。以佚晉寇。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卷八。遜而直上也。切。次之。謗諫爲下。儒爲死。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仇牧聞君殺。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掇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詩曰。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叔向曰。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定四年傳。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

韓詩外傳卷六。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道諛也。正言直行。指人之過。非毀疵也。詘柔順。從剛強。猛毅與物周流。道德不外。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子夏曰。所貴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卜先生也。漢書王莽傳。孝哀卽位。高昌侯董宏希指求美。造作二統。公手劾之。曰。定大綱。建白定陶太后。不宜在乘輿。幄坐。曰。明國體。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公之謂矣。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

禮記中庸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表記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

荀子彊國篇。霸者之善箸焉。可以時託也。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志也。財物貨寶。以大爲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春秋繁露玉英。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尙難。人主之反道以除咎甚易。詩云。德輶如毛。言其易也。

韓詩外傳卷五。德也者。包天地之美。配日月之明。立乎四時之調。覽乎陰陽之交。寒暑不能動。四時不能化也。斂乎太陰而不溼。散乎太陽而不枯。鮮潔清明而備。嚴威務疾而至。精清而妙乎天地之間者。德也。微聖人其孰能與於此矣。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衰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春秋左氏宣二年傳。士季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又曰。衰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衰不廢矣。

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潛夫論三式。又曰。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此言申伯。山甫。文德致昇平。而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也。



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白虎通嫁娶。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詩云。姪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厥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姑相攸。莫如韓樂。

春秋左氏成九年傳。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註。韓奕。詩大雅篇名。其五章。言厥父嫁女於韓侯。爲女相所居。莫如韓樂。文子喻魯侯有厥父之德。宋公如韓侯。宋土如韓樂。

魴鱖甫甫。麀鹿嘖嘖。

孔叢子廣訓。魴鱖甫甫。語其大也。麀鹿麀麀。語其衆也。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

潛夫論志氏姓。昔周宣王亦有韓侯。其國也近燕。故詩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

文武受命。召公維翰。

白虎通王者不臣。禮服傳曰。子得爲父臣者。不遺善之義也。詩云。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召公文王子也。

肇敏戎功。用錫爾祉。

後漢書周舉傳。故光祿大夫周舉。性侔夷魚。忠踰隨管。前授牧守。及還納言。出入京輦。有欽哉之績。

在禁闈有密靜之風。予錄乃勳。用登九列。方欲式序百官。亮協三事。不永夙終。用乖遠圖。朝廷愍悼。良爲愴然。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其令將大夫。呂下到喪。發日復會。弔加賜錢十萬。以旌委蛇素絲之節焉。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韓詩外傳卷八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禮記孔子閒居。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

春秋繁露竹林。今戰伐之於民。其爲害幾何。攷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

王命卿士。南仲太祖。

白虎通爵。封諸侯於廟者。示不自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舉事必告焉。詩云。王命卿士。南仲太祖。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

潛夫論志氏姓。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別其分主。以歷三代。而封於程。其在周世。爲宣王大司馬。詩美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

縣縣翼翼不測不克

韓詩外傳卷八子貢曰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之其然善豈其然詩曰綿綿翼翼不測不克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

荀子君道篇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官人守數君子養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尙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慕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故藉斂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誦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議兵篇雕雕焉縣貴爵重賞於其前縣明刑大辱於其後雖欲無化能乎哉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爲者化而順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愿旁辟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矜糾收繚之屬爲之化而調夫是之謂大化至一詩曰王猷允塞徐方其來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六必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下然後禮義節奏齊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平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故近者競親而遠者願至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薰炙之威強足以一齊之則拱揖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如赤子歸慈母者何

也。仁形義立，教誠愛深。故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來賓者，誠德之至也。色以形於外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厄人於險，使其城然後攻之。中牟聞其義而請降曰：善哉！襄子之謂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漢書功臣表：昔書稱蠻夷帥服。詩云：徐方既徯，春秋列鹵子之爵，許其慕諸夏也。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猷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

徐方既同天子之功。

荀子非相篇：故君子賢而能容罷，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

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潛夫論述赦：天下本以民不得相治，故爲立王者以統治之。天子在於奉天威命，共行賞罰。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

晏子春秋諫上且賢良廢滅孤寡不振而聽嬖妾以祿御夫以蓄怨與民爲讎之道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今君不思成城之求而惟傾城之務國之亡日至矣君其圖之

懿厥哲婦爲梟爲鴟

列女夏桀末喜傳美於色薄於德亂孽无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劍帶冠詩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此之謂也

漢書谷永傳臣聞三代所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詩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婦有長舌維厲之階

列女管獻驪姬傳於是驪姬乃說公曰曲沃君之宗邑也蒲與二屈君之境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畏邊境無主則開寇心夫寇生其心民媮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二公子主蒲與二屈則可以威民而懼寇矣詩曰婦有長舌惟厲之階又曰哲婦傾城此之謂也

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列女魯桓文姜傳文姜與襄公通桓公怒禁之不止文姜以告襄公襄公享桓公酒醉之使公子彭生抱而乘之因拉其脅而殺之遂死於車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此之謂也

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列女齊靈聲姬傳。時國佐相靈公。會諸侯于柯陵。高子、鮑子處內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欲立公子角。國佐知之。公怒。別鮑牽而逐高子。國佐及靈公薨。高、鮑皆復。遂殺孟子。齊亂乃息。詩云。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此之謂也。

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列女魯季敬姜傳。敬姜歎曰。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有怠惰。其何以辟。吾冀汝朝夕修我。曰。必无廢先人。爾今也。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記之。季氏之婦不淫矣。詩曰。婦无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爲公事者也。休之非禮也。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春秋左氏文六年傳。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遠世。猶詒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襄二十六年傳。歸生聞之。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六。昔者秦繆公困於殺。疾據五穀。大夫蹇叔、公孫支。而小霸。晉文困於驪氏。疾據咎犯、趙衰、介子推。而遂爲君。越王勾踐困於會稽。疾據范蠡、大夫種。而霸南國。齊桓公困於長勺。疾據管仲、甯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據賢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不亡者。未嘗有之也。

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漢書王莽傳而公被胥原之訴遠去就國朝政崩壞綱紀廢弛危亡之禍不隧如髮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頓公之謂矣

人之云亡心之憂矣

春秋左氏昭二十五年傳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

心之憂矣甯自今矣

列女嚴延年母傳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老當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海掃除墓地耳君子謂嚴母仁智信道詩云心之憂矣甯自全矣其嚴母之謂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癘我饑饉民卒流亡

韓詩外傳卷六夫道德之威成乎衆強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故威名同而吉凶之效遠矣故不可不審察也詩曰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癘我饑饉民卒流亡

我居圉卒荒

韓詩外傳卷八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飢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此大侵之禮

也。詩曰：我居御卒荒，此之謂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

韓詩外傳卷五：如歲之旱，莫不潰茂然。天淳然興雲，沛然下雨，則萬物無不興起之者。民非無仁義，根於心者也。王政怵迫，使不得見憂鬱而不得出，聖王在彼，躡焉視不出閣而天下隨，唱而天下和。何如在此有以應哉？詩曰：如彼歲旱，莫不潰茂。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

列女趙飛燕姊娣傳：君子謂趙昭儀之凶嬖，與褒姒同行成帝之惑亂，與周幽王同風。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濱，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成帝之時，舅氏擅外，趙氏專內，其自竭極，蓋亦池泉之勢也。



# 詩書古訓卷四

周頌

禮記樂記師乙曰。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據。曲而不屈。邇而不倍。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清廟祀文王也。

史記孔子世家。清廟爲頌始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選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目銷分爭之訟。文王旣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

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

禮記大傳。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

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斃於人斯。此之謂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禮記中庸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  
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假以盜我。我其收之。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何以恤我。我其收之。

註。逸詩。恤。憂也。收。取也。向戌之謂乎。

維清。奏象舞也。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

白虎通文質。王者始立。諸侯皆見何。當受法稟正教也。周頌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言武王伐紂。定  
天下。諸侯來朝。會聚於京師。受法度也。

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春秋左氏襄二十一年傳。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夫謀而鮮  
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

白虎通誅伐。王者受命而起。諸侯有臣弑君而立。當誅君身死。子不得繼者。以其逆無所承也。詩云。毋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追誅大罪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惟人。善矣。哀二十六年傳。子贛私於使者曰。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

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

禮記中庸。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

列女有虞二妃傳。二女承事舜於畎畝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嫚。猶謙謙恭儉。思盡婦道。君子曰。二妃德純而行篤。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此之謂也。

於乎前王不忘。

禮記大學。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

國語晉語第十。叔詹諫曰。在周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

荀子王制篇。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是之謂大神。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天論篇。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

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韓詩外傳卷三。忠易爲禮。誠易爲辭。賢人易爲民。工巧易爲材。詩曰。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說苑君道。尹文對曰。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後漢書西南夷傳。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詩人誦詠。曰爲符驗。

昊天有成命。

國語周語下。晉羊舌肸聘於周。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燕無私。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單之老送叔向。叔向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若莫咨。單子之貺我禮也。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形鏤。儉也。身簞除潔。外內齊給。敬也。宴好享賜。不踰其上。讓也。賓之禮事。放上而動。咨

也。如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殺，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辟怨，以爲卿佐，其有不興乎？且其語說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甯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蘇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甯，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蘇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蘇，故曰成。

### 夙夜基命宥密

禮記孔子閒居，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註：詩讀其爲基聲之誤也。基，謀也。密，靜也。言君夙夜謀爲政教以安民，則民樂之，此非有鐘鼓之聲也。

鹽鐵論未通，周公抱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矧惟南面含仁保德，靡不得其所。詩云：夙夜基命宥密。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孝經聖治章，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

春秋左氏昭六年傳，叔向使詒子產書曰：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

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十六年傳：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註：我將，詩頌，取其日靖四方。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言志在靖亂，畏懼天威。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對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春秋左氏文四年傳：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十五年傳：季文子曰：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

春秋繁露必仁且知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殆此謂也。

韓詩外傳卷三：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湯乃齋戒靜處，夙興夜寐，弔死問疾，赦過賑窮，七日而穀亡，妖孽不見，國家其昌。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昔者周文王之時，莅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於是遂謹其禮節，秩皮革，以交諸侯，飾其詞，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有功，遂與羣臣行此，無幾何而疾止。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卷八：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君問伯宗，以其言對，於是君素服率羣臣而哭之，既而祠。

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詐。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後。攘人之善。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

韓詩外傳卷八。景公謂晏子曰。夫晉天下大國也。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嬰故不從。孔子聞之。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間。折衝千里。詩曰。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

後漢書李固傳。夫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絜。猶叩樹。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

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荀子禮論篇。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此之謂也。

淮南子泰族訓。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韓詩外傳卷三。王者之論德也。而不尊無功。不官無德。不誅無罪。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

而等級不踰。折暴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爲善於家。取賞於朝也。爲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德。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若夫有王之法。若別黑白。應當世變。若數三綱。行禮要節。若性四支。因化之功。若推四時。天下得序。羣物安居。是聖人也。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李克曰。且子焉得與魏成子比。魏成子食祿日千鍾。什一在內。以聘約天下之士。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君皆師友之子之所進。皆臣之子焉得與魏成子比乎。翟黃逡巡再拜曰。鄙人固陋。失對於夫子。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卷八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竭。川谷不流。五穀不值。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下怨其上。則責之司徒。又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言各稱職也。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國語周語上。祭公謀父諫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鹽鐵論論菑文學曰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爲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而不揚詩云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

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荀子富國篇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有功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喤喤管磬琤琤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三將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政然後節奏齊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刑于下如是百姓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是以德澤洋溢乎海內福祉歸乎王公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卷五若夫重色而成文累味而備珍則聖人所以分賢愚明貴賤故得道則澤流羣生而福歸王公澤流羣生則下安而和福歸王公則尊而榮百姓皆懷安和之心而樂戴其上夫是之謂下治而上通下治而上通頌聲之所以興也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潛夫論巫列孝經云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由此觀之德義無違神乃享鬼神受享福祿乃隆故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板板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言人德義茂美神欲享醉飽乃反報之以福也

鹽鐵論論菑周文武尊賢受諫敬戒不殆純德上休神祇相貺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

漢書禮樂志。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祥降。故詩曰。鐘鼓鞀鞀。磬管鏘鏘。降福穰穰。劉向傳。武王周公繼政。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

思文后稷配天也。

孝經聖治章。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春秋左氏成十六年傳。申叔時對曰。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國語周語上。芮良夫曰。夫王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列女棄母姜姬傳。棄之性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棄居稷官。更國郃地。遂封棄於郃。號曰后稷。又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此之謂也。

詒我來牟。

漢書劉向傳。武王周公繼政。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又曰。飴我釐麩。釐麩。麥也。始自天降。

嗟嗟保介。

韓詩外傳卷三。莊王曰。古者聖王之祭。不過望。滌。漳。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得。河非所獲罪也。遂

不祭三日而疾有瘳。詩曰：嗟嗟保介，莊王之謂也。

在彼無惡，在此無斃。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禮記中庸：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

春秋左氏襄二年傳：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

韓詩外傳卷五：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以禮義矣。詩曰：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說苑貴德：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禮

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物，以其舛之爲不樂也。故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

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

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韓詩外傳卷三：傳曰：太平之時，無瘡癘跛眇，疋蹇侏儒折短，父不哭子，兄不哭弟，道無襁負之遺，育

然各以其序終者，賢醫之用也。故安止平正，除疾之道，無他焉。用賢而已矣。詩曰：有瞽有瞽，在周之

庭，紂之餘民也。

肅雝和鳴。先祖是聽。

禮記樂記。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論語八佾。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呂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呂和來也。韋元成傳。丞相元成。御史大夫鄭宏。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於心也。故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呂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綏我眉壽。介以繁祉。

鹽鐵論申韓。夫知塞宣房而福來。不知塞亂原而天下治也。周國用之。刑錯不用。黎民若。四時各終其序。而天下不孤。頌曰。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此天所福。亦不小矣。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

墨子尙同中。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載來見彼王。聿求厥章。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

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賓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

白虎通王者不臣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

爾雅釋訓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也。

無競維烈。

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隨武子曰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

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

韓詩外傳卷三既反商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濟河而西馬放華山之陽示不復乘牛放桃林之野示不復服也車甲衅而藏之於府庫示不復用也於是廢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然後天下知武王不復用兵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以敬坐三老於大學天子執醬而饋執爵而醕所以教諸侯之悌也此四者天下之大教也夫武之久不亦宜乎詩曰

勝殷遏劉。耆定爾功。信伐紂而殷亡武乎。

嬖嬖在疚。

漢書匡衡傳。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曰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

漢書匡衡傳。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曰。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後漢書東海恭王彊傳。夫勸善厲俗。爲國所先。曩者東平孝王敞。兄弟行孝。喪母如禮。有增戶之封。詩云。永世克孝。念茲皇祖。今增臻封五千戶。儉五百戶。光啓土宇。曰。酬厥德。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新書禮容語。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郟其當之乎。齊國武子亦將有禍。居二年。晉殺三卿。明年厲公弑於東門。是歲也。齊人果殺國武子。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毋曰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視我顯德。行。故弗順弗敬。天下不定。忘敬而怠。人必乘之。嗚呼。戒之哉。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

春秋左氏傳二十二年傳。臧文仲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成四年傳。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列女魏曲沃負傳。負曰。今大王亂人道之始。棄綱紀之務。敵國五六。南有從楚。西有橫秦。而魏國居其閒。可謂僅存矣。王不憂此。而從亂無別。父子同女。妾恐大王之國政危矣。君子謂魏負知禮。詩云。敬之敬之。天維顯思。此之謂也。

漢書孔光傳。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且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且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

後漢書齊武王縝傳論。志高慮遠。禍發所忽。嗚呼。古人以蜂蠶爲戒。蓋謂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

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漢書郊祀志。衡譚奏議曰。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淮南子脩務訓。夫瘠地之民。多有有心者。勞也。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

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於庶人。不自彊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修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三。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禮。往教。則不能化君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祛衣請受業。詩曰。日就月將。子夏問詩。學一而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德彰。詩曰。日就月將。故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尊師尙道也。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師之謂也。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卷八。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闔棺兮乃止。播耳不知其時之易遷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棺乃止。詩曰。日就月將。言學者也。冉有對曰。夫子路。子貢。皆學問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桃賈。百里奚。太公望。管仲。皆嘗卑賤窮辱矣。然其聲名。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

中論治學。羣道統乎己心。羣言一乎己口。惟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默則立象。語則成文。述千載之上。若共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度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漸。若指已效。故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其此之謂也。

潛夫論讚學。是故聖人以其心來就經典。往合聖心。故修經之賢。德近於聖矣。詩云。日就月將。學有



緝熙于光明。

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韓詩外傳卷三。孔子曰。昔桀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王。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過而改之。是不過也。宋人聞之。乃夙興夜寐。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歲年豐。政平鄉使。宋人不聞孔子之言。則年穀未豐。而國家未甯。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

百室盈止。婦子甯止。

鹽鐵論力耕。文學曰。草萊不闢。田疇不治。雖擅山海之財。通百味之利。猶不能澹也。是以古者尙力務本。而種樹繁。躬耕趣時。而衣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詩云。百室盈止。婦子甯止也。大夫曰。夫中國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贏驢駝。銜尾入塞。驛驂馬。盡爲我畜。鼪鼯狐貉。采旃文罽。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爲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詩曰。百室盈止。婦子甯止。

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鼐。

韓詩外傳卷三。鄙人曰。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者乎。朞月四方之士。相導而至矣。

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以小成大。

史記孝武本紀。有司皆曰。聞昔太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醢烹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遷於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鼎及重。不虞不驚。胡考之休。

於鑠王師。

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隨武子曰。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

韓詩外傳卷三。故國有所安。地有所主。聖人剡木爲舟。剡木爲楫。以通四方之物。使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餘衍之財有所流。故豐膏不獨樂。磽确不獨苦。雖遭凶年。饑歲。禹湯之水旱。而民無凍餓之色。故生不乏用。死不轉壑。夫是之謂樂。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故用不靡。則足以養其生。而天下稱其仁也。養不害性。足以成教。而天下稱其義也。適情辟餘。不求非其有。而天下稱其廉也。行成不可掩。息刑不可犯。執一道而輕萬物。天下稱其勇也。四行在乎民。居則婉愉。怒則勝敵。故審其所以養。而治道具矣。治道具而遠近畜矣。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者之至於晦也。

綏萬邦。屢豐年。

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又作武。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于以四方。克定厥家。

漢書匡衡傳。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于呂四方。克定厥家。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春秋左氏宣十一年傳。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况寡德乎。十二年傳。又作武。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

中論爵祿。先王將建諸侯。而錫爵祿也。必於清廟之中。陳金石之樂。宴賜之禮。宗人擯相。內史作策也。其頌曰。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

白虎通封禪。太平乃封。知告於天。必也於岱宗何。明知易姓也。刻石紀號。知自紀於百王也。燎祭天報之義也。望祭山川。祀羣神也。詩曰。於皇時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太山也。又曰。墮山喬嶽。允猶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

思無邪。

論語爲政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韓詩外傳卷三。公儀休曰。夫欲嗜魚。故不受也。受魚而免於相。則不能自給魚。無受而不免於相。長自給於魚。此明於魚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乎。故能成其私。詩曰。思無邪。此之謂也。

君子有穀。詒孫子。

列女魯季敬姜傳。文伯卒。敬姜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祀先祀者。請毋瘠色。毋揮涕。毋陷膺。毋憂容。有降服。毋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矣。欲明其子之令德。詩曰。君子有穀。貽厥孫子。此之謂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

白虎通辟雍。何以知其圓也。以其言辟也。何以知有水也。又詩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芹。詩訓曰。水圓如璧。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韓詩外傳卷三。孔子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邪。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爲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爲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請服。天下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舜之謂也。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賜聞居上位。行此

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聞命矣。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卷八夫子告門人參來，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非王者之民，其罪何如？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列女鄒孟軻母傳：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君子謂孟母知婦道。詩云：載色載笑，匪怒匪教，此之謂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

韓詩外傳卷三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閒，似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漳沔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羣物以生，國家以甯，萬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

自求伊祜。

韓詩外傳卷八狐卷子對曰：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曰：自求伊祜，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白虎通辟雍諸侯曰：泮宮者，半於天子宮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耳，其餘壅之，言垣宮名之，別尊卑也，明不得化四方也，不曰泮雍何？嫌但半天子制度也。詩云：穆穆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

列女棄母姜嫄傳。姜嫄之性。清靜專一。好種稼穡。及棄長。而教之種樹桑麻。君子謂姜嫄靜而有化。詩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

白虎通封公侯。周公不之魯。何爲周公繼武王之業也。春秋傳曰。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詩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攷黜諸侯始封。爵土相隨者何。君子重德薄刑。賞疑從重。詩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王者不臣諸父諸兄。不名諸父諸兄者。親與己父兄有敵體之義也。詩云。王曰叔父。

漢書淮陽憲王欽傳。駿諭指曰。禮爲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曰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于魯。爲周室輔。王莽傳。是故成王之與周公也。度百里之限。越九錫之檢。開七百里之宇。兼商奄之民。賜呂附庸。殷民六族。大路大旂。封父之繁弱。夏后之璜。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白牡之牲。郊望之禮。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子父俱延。拜而受之。可謂不檢亡原者矣。

後漢書光武帝紀。大司空融。固始侯通。膠東侯復。高密侯禹。太常登。等奏議曰。古者封建諸侯。曰藩。屏京師。周封八百同姓。諸姬並爲建國。夾輔王室。尊事天子。享國永長。爲後世法。故詩云。大啓爾宇。爲周室輔。東平憲王蒼傳。帝曰蒼。冒涉寒露。遣謁者賜貂裘。及大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竇固。持

節郊迎。帝乃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下詔曰。詩云。叔父建爾元子。敬之至也。黃瓊傳。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自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勳德。其制度賚賞。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瓊獨建議。曰。冀前。目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允。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目大啓土宇。開地七百。

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

春秋左氏文二年傳。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孟子滕文公上。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滕文公下。詩云。戎狄是膺。荆舒之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太史公曰。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應。荆荼。是徵。淮南衡山列傳。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夫荆楚僂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漢書賈捐之傳贊。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久矣。其爲諸夏患也。

壽胥與試。

新序雜事。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詩曰。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中論天壽。夫形體固自朽。弊消亡之物。壽與不壽。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差數千歲。豈可同日言也哉。顏淵時有百年之人。今甯復知其姓名邪。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壽千歲者。皆令德之謂也。由此觀之。仁者壽。豈不信哉。

泰山巖巖。魯邦所瞻。

韓詩外傳卷三。問者曰。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徃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甯。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樂山之謂也。

奏鼓簡簡。衍我烈祖。

白虎通禮樂。樂所以作四夷之樂。何德廣及之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云。奏鼓簡簡。衍我烈祖。

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韓詩外傳卷八傳曰居處齊則色姝食飲齊則氣珍言語齊則信聽思齊則成志齊則盈五者齊斯神居之詩曰既和且平依我馨聲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國語魯語下閔馬父對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

荀子大略篇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

列女楚莊樊姬傳明日王以姬言告虞丘子丘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王以爲令尹治楚三年而莊王以霸楚史書曰莊王之霸樊姬之力也又曰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此之謂也

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醜假無言時靡有爭

禮記中庸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註假大也此頌也言奏大樂於宗廟之中人皆肅敬金聲玉色無有言者以時太平和合無所爭也

春秋左氏昭二十年傳晏子對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

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醜遐無言。時靡有爭。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

列女契母簡狄。傳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於元丘之水。有元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又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此之謂也。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

禮記大學詩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

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春秋左氏隱三年傳。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

列女契母簡狄。傳簡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樂於施惠。及契長而教之。理順之序。君子謂簡狄仁而有禮。詩云。有城方將。立子生商。

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

白虎通文質。王者始立。諸侯皆見何。當受法。稟正教也。詩云。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言

湯王天下。大小國諸侯皆來見。湯能通達以禮義也。

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韓詩外傳卷三。文公曰。噫。我豈忘是子哉。高明至賢。志行全成。湛我以道。說我以仁。變化我行。昭明我。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恭我以禮。防我以義。藩援我。使我不爲非者。吾以爲次。勇猛強武。氣勢自御。難在前則處前。難在後則處後。免我危難之中者。吾以爲次。然勞苦之士次之。詩曰。率履不越。遂視既發。今不內自訟過。不悅百姓。將何錫之哉。

漢書宣帝紀。詔有司議。咸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

禮記孔子閒居。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

韓詩外傳卷三。夫五帝之前無傳人。非無賢人。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久故也。虞夏有傳政。不如殷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久故也。夫傳者久則愈略。近則愈詳。略則舉大。詳則舉細。故愚者聞其大。不知其細。聞其細。不知其大。是以久而差。三王五帝。政之至也。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言古今一也。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然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孔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國語晉語第十。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佻。殆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降有禮之謂也。君其圖之。

韓詩外傳卷三。孔子曰。德性寬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衆兵強者。守之以畏。聰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聞強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抑而損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周公誡之曰。夫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誠之哉。其無以魯國驕士也。孔子曰。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又何加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卷八。湯作瀦。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孔子曰。夫易有一道焉。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者。其惟謙德乎。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

家畜也。罷而不爲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是螳螂也。其爲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爲人。必爲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而勇士歸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

荀子臣道篇。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功參天地。澤被生民。夫是之謂權險之平。湯武是也。詩曰：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此之謂也。

不競不綏。不剛不柔。

春秋左氏昭二十年傳。仲尼曰：又曰：不競不綏。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

韓詩外傳卷三。故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維其當之爲貴。詩曰：不競不綏。不剛不柔。言當之爲貴也。伯夷。聖人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中者也。詩曰：不競不綏。不剛不柔。中庸和通之謂也。卷五。聖人養一性而御大氣。持一命而節滋味。奄治天下。不遺其小。存其精神。以補其中。謂之志。詩曰：不競不綏。不剛不柔。言得中也。朝廷之士爲祿。故人而不出。山林之士爲名。故往而不返。入而不能出。往而不能返。通移有常。聖也。詩曰：不競不綏。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敷政優優百祿是遹。

春秋左氏成二年傳。賓媚人對曰。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遹。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

韓詩外傳卷三。王者之等賦正事。田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入而不禁。相地而正壤。理道而致貢。萬物羣來。無有流滯。以相通移。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雖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夫是之謂王者之等賦正事。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遹。

後漢書陳寵傳。寵曰。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夫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充塞。假于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呂濟羣生。全廣至德。呂奉天心。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龐。何天之龍。敷奏其勇。

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曰。性都其富。哉任其戎。是仲由之行也。夫子未知以文也。詩云。受小共大共。爲下國恂蒙。何天之寵。傅奏其勇。夫強乎武哉。

荀子榮辱篇。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執不能容。物不能贖也。故先王案爲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

得其宜。然後使懸祿多少厚薄之稱。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詩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蒙。此之謂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荀子議兵篇。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圍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案角鹿埤。隴種東籠而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

漢書五行志。說曰。金西方。萬物旣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衆。抗威武。所旨征畔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動靜應誼。說以犯難。民忘其死。金得其性矣。刑法志。故曰。桀攻桀。猶有巧拙。呂桀詐堯。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改遏。言曰。仁誼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

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

後漢書西羌傳及殷室中衰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

不濫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春秋左氏襄二十六年傳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甯僭無濫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哀五年傳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甯以保我後生。

漢書匡衡傳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呂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甯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曰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



# 詩書古訓卷五上

## 尙書今文

禮記經解疏通知遠書教也。

孔叢子論書。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闕。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子夏讀書既畢。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

## 堯典

孔叢子論書。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故帝典可以觀美。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

孟子滕文公上。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白虎通爵。何以知帝亦稱天子也。以法天下也。中候曰。天子臣放勳。

中論智行。書美唐堯。欽明爲先。驩兜之舉共工。四嶽之薦鯀。堯知其行。衆尙未知信也。若非堯。則裔土多凶族。兆民長愁苦矣。明哲之功也如是。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禮記大學。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白虎通宗族。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尙書曰。以親九族。族所以九何。九之爲言究也。親疏恩愛究竟也。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漢書宣帝紀。詔曰。蓋聞堯親九族。曰和萬國。朕蒙遺德。奉承聖業。惟念宗室。屬未盡而曰罪絕。若有賢材。改行勸善。其復屬。使得自新。平當傳。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俊德。曰親九族。而化及萬國。

平章百姓。

白虎通姓名。姓。生也。人所稟天氣所以生者也。詩云。天生烝民。尙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何。以爲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常而生。聲有五音。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故百而異也。氣殊音悉備。皆殊百也。

協和萬邦。

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于春秋。尙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于仁義。奉上法哉。

黎民於變時雍。

漢書成帝紀。詔曰。昔在帝堯。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故書云。黎民於蕃時雍。明以陰陽爲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小之。所奏請多違時政。傳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陰陽和調。豈不繆哉。其務順四時月令。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

中論。歷數。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教之。故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於是陰陽調和。災厲不作。休徵時至。嘉生蕃育。民人樂康。鬼神降福。舜禹受之。循而勿失也。

歷象日月星辰。

漢書李尋傳。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以制法度者。禍福舉錯。諱逆咎敗。將至。徵兆爲之先見。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爲福。不可救者。卽蓄備以待之。故社稷亡憂。

敬授人時。

尚書大傳。唐傳。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菽。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蓋藏。田獵斷伐。當告乎天子。而天子賦之民。故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則不舉力。故曰。敬授民時。此之謂也。

漢書李尋傳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曰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

宅嵎夷曰暘谷

後漢書東夷列傳昔堯命羲和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

寅餞納日平秩西成

尙書大傳唐傳寅餞入日辯秩西成傳曰天子以秩命三公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決獄訟斷刑罰趨收斂以順天道以佐秋殺

平在朔易日短星昴

尙書大傳唐傳辯在朔易日短星昴朔始也傳曰天子以冬命三公謹蓋藏閉門閭固封竟入山澤田獵以順天道以佐冬固藏也

莽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白虎通四時所以名爲歲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畢死故爲一歲也尙書曰莽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漢書律曆志堯復育重黎之後使纂其業故書曰迺命羲和欽若昊天麻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呂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官衆功皆美

驩兜曰都共工。

後漢書楊賜傳。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目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說。

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中論考僞。今僞名者之亂德也。豈徒鄉愿之謂乎。萬事雜錯。變數滋生。亂德之道。固非一端而已。書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皆亂德之類也。

漢書王尊傳。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

朕在位七十載。

獨斷朕我也。古者尊卑共之。貴賤不嫌。則可同號之義也。堯曰。朕在位七十載。皋陶與帝舜言曰。朕言惠可底行。

有繇在下。曰虞舜。

孔叢子論書。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昔者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繇在下。曰虞舜。何謂也。曩師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爲天子。而有繇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克圖室家之端焉。故逮三十而謂之繇也。

克諸以孝。烝烝乂。

後漢書孝章帝紀。陛下至孝。烝烝奉順聖德。鄧皇后紀。宜令史官著長樂宮注聖德頌。曰。敷宣景耀。勒勳金石。縣之日月。攄之罔極。曰。崇陛下烝烝之孝。張禹傳。陛下體烝烝之至孝。親省方藥。恩情發中。久處單外。百官露止。議者所不安。謝弼傳。願陛下仰慕有虞。烝烝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

釐降二女于媯。媯嬪于虞。

孟子萬章上。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萬章下。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

後漢書荀爽傳。堯典曰。釐降二女于媯。媯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于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

漢紀卷十七。荀悅曰。尚公主之制。人道之大倫也。昔堯降釐二女於媯。媯嬪於虞。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春秋稱王姬歸於齊。古之達禮也。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春秋左氏文十八年傳。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孔叢子論書。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於尊顯之官。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不悖。烈風雷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

尙書大傳唐傳。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

漢書王莽傳。比三世爲三公。再奉送大行。秉冢宰職。填安國家。四海輻奏。靡不得所。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公之謂矣。

舜讓于德。弗嗣。

漢書王莽傳。將爲皇帝。定立妃后。有司上名。公女爲首。公深辭讓。迫不得已。然後受詔。父子之親。天性自然。欲其榮貴。甚於爲身。皇后之尊。侔於天子。當時之會。千載希有。然而公惟國家之統。揖大福之恩。事事謙退。動而固辭。書曰。舜讓于德。不嗣。公之謂矣。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孔叢子論書。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于文祖。何也。孔子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

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

尙書大傳唐傳。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璇璣者何也。傳曰。璇者還也。機者幾

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璇機。是故璇機謂之北極。受謂舜也。上日元日。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湮于六宗。此之謂也。

史記律書。太史公曰。故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鍾律調。自上古建律。運麻造日度。可據而度也。合符節。通道德。即從斯之謂也。

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孔叢子論書。宰我曰。敢問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埋少牢於太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鑿。所以祭星也。雩禜。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說苑辨物。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矣。

輯五瑞。

白虎通文質。王者始立。諸侯皆見何。當受法稟正教也。尚書輯五瑞。覲四嶽。謂舜始即位。見四方諸侯。合符信。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



北岳如西禮。

禮記王制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

白虎通巡狩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牧也爲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考禮義正法度同律厯計時月皆爲民也尙書曰遂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巡狩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量衡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尙書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巡狩祭天何本巡狩爲祭天告至尙書曰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也

史記封禪書尙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岳諸牧還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

巡狩至西岳。西岳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五載一巡狩。禹遵之。

漢書律厯志。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呂齊遠近。立民信也。

後漢書律厯志。又曰。歲二月。東巡狩。至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協時月正日。祖堯岱宗。同律度量。考在璣衡。呂正厯象。庶乎有益。張純傳。純奏。上宜封禪曰。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呂告成功焉。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

歸格于藝祖。用特。

禮記王制。歸假于祖禰。用特。

白虎通三軍。王者將出。辭於禰。還格祖禰者。言子辭面之禮。尊親之義也。王制曰。王者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尙書曰。歸格于藝祖。出所以告天。至告祖。無二元后廟。後告者。示不敢留尊者之命也。巡狩。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尙書。歸假于祖禰。

五載一巡守。

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

尙書大傳。唐傳。歸假于禰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雖禽獸之聲。猶悉闕于律。

白虎通巡狩所以五歲巡狩何爲太煩也過五年爲太疎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巡狩

史記封禪書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太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太山下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尙書大傳唐傳見諸侯問百年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改制度衣服爲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後漢書輿服志書曰明試曰功車服曰庸言昔者聖人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躬親其事身履其勤憂之勞之不避寒暑使天下之民物各得安其性命無天昏暴陵之災

惟刑之恤哉

漢書刑法志復下詔曰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

殛鯀于羽山

禮記祭法鯀障鴻水而殛死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子產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

國語周語。大子晉曰。其在有虞。有密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

淮南子修務訓。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放讎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

四罪而天下咸服。

孟子萬章上。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讎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

漢書刑法志。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讎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

後漢書楊震傳。震上疏曰。臣聞政目得賢爲本。理目去穢爲務。是目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目致雍熙。

二十有八載。帝乃殛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孟子萬章上。孟子曰。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殛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旣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春秋繁露煖燠孰多。堯視民如子。民親堯如父母。尙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殛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之內。闕密八音。三年。陽氣壓於陰。陰氣大興。此禹所以有水名也。

白虎通四時。二帝爲載。三王言年。皆謂闕闕。故尙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謂二帝也。又曰。諒陰三

年謂三王也。

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潛夫論明闇夫堯舜之治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以天子輻輳而聖無不昭故共繇之徒弗能塞也靖言庸回弗能惑也。

咨十有二牧。

白虎通封公侯唐虞謂之牧何尙質使大夫往來牧諸侯故謂之牧旁立三人故十二人尙書曰咨十有二牧。

漢書朱博傳初何武爲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曰爲州牧書曰咨十有二牧所曰廣聰明燭幽隱也。

蠻夷率服。

漢書功臣表昔書稱蠻夷帥服許其慕諸夏也。

汝后稷播時百穀。

列女棄母姜姬傳舜卽位乃命之曰棄黎民阻飢汝居稷播時百穀。

汝作司徒敬敷五教。

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汝作士。

獨斷。四代獄之別名。唐虞曰士官。史記曰。臯陶爲理。尚書曰。臯陶作士。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禮記王制。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註。屏。猶放去也。已施刑則放之。棄之。役賦不與。亦不授之以田。困乏又無調餼也。虞書也。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

咨伯。

白虎通王者不臣。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

帝曰。嚳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咏。律和聲。

漢書禮樂志。典者自卿大夫師瞽目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故帝舜命嚳曰。女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咏。律和聲。八音克諧。此之謂也。

後漢書律曆志。呂六十律分莽之日。黃鐘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呂檢攝羣音。考其高下。苟非草木之聲。則無不有所合。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春秋繁露正貫。如是則言雖約。說必布矣。事雖小。功必大矣。聲響盛化。運於物。散入於理。德在天地。神明休集。並行而不竭。盈於四海而頌詠。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乃是謂也。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潛夫論斷訟。今一歲斷獄。雖以萬計。然辭訟之辨。鬪賊之發。鄉部之治。獄官之治者。其狀一也。本皆起民不誠信。而數相欺給也。舜勅龍以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乃自上古之患也。

漢書賈捐之傳。迺下興捐之獄。令皇后父陽平侯禁。與顯共雜治。奏興捐之。懷詐僞。自上語相風。更相薦譽。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王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請論如法。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尚書大傳唐傳。書曰。三歲攷績。三攷黜陟幽明。其訓曰。三歲而小攷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者。緇無職而賞有功也。一之三。以至九年。天數窮矣。陽德終矣。積不善至于幽。六極以類降。故黜之。善至于明。五福以類相升。故陟之。皆所自取。聖無容心也。

潛夫論考績。是故大人不考功。則子孫惰而家破窮。官長不考功。則吏怠傲而姦宄興。帝王不考功。則直賢抑而詐僞勝。故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蓋所以昭賢愚而勸能否也。

白虎通考黜諸侯所以考黜何王者所以勉賢抑惡重民之至也尙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所以三歲一考績何三年有成故於是賞有功黜不肖尙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何以知始考輒黜之尙書曰三年一考少黜以地書所言三考黜陟者謂爵土異也

漢書谷永傳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日程能考功實曰定德毋用比周之虛譽毋聽澆濶之譖愬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僞之徒不得卽工小人日銷俊艾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李尋傳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孟皆出爲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曰篤右陛下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曰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後漢書楊賜傳賜復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故立君長使司牧之是曰唐虞兢兢業業周文日昃不暇明慎庶官俊艾在職三載考績曰觀厥成

漢紀卷八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大禹謨臯陶謨益稷

孔叢子論書於大禹臯陶謨益稷見禹稷臯陶之忠勤功勳焉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益稷可以觀政



曰。若稽古皐陶。

白虎通聖人。何以言皐陶聖人也。以目篇曰。若稽古皐陶。聖人而能爲舜陳道。朕言惠。可底行。又旁施象刑維明。

慎厥身修思永。

漢書元帝紀。自今呂來。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修永。呂輔朕之不逮。直言盡意。無有所諱。

惇敘九族。

漢書平帝紀。詔曰。蓋聞帝王。呂德撫民。其次親親。呂相及也。督堯睦九族。舜惇敘之。

惟帝其難之。

孔叢子儒服。子高曰。夫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審。而近失於管。蔡。明人難知也。臣與父相見。觀其材志。察其所履。齊國之志。弗能過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穿何慚焉。

白虎通封公侯。曾子問曰。立適以長不以賢。何以言爲賢。不肖不可知也。尙書曰。惟帝其難之。

漢書武帝紀。詔曰。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

後漢書虞延傳。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之。迺歎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衍慙而退。由是呂延爲明。

知人則哲。能官人。

漢書五行志書云。知人則愆。能官人。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壑。薛宣傳。谷永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臯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王莽傳。於是公乃白內。故泗水相豐。釐令邯。與大司徒光。車騎將軍舜。建定社稷。奉節東迎。皆曰功德。受封益土。爲國名臣。書曰。知人則哲。公之謂也。

後漢書楊秉傳。秉復上疏諫曰。臣聞先生建國。順天制官。太微積星。名爲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臯陶誠虞。在於官人。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後漢書孝順帝紀。詔曰。連年災潦。冀部尤甚。比蠲除實傷。贍恤窮匱。而百姓猶有棄業。流亡不絕。疑郡縣用心怠惰。恩澤不宣。易美損上益下。書稱安民則惠。其令冀部。勿收今年田租芻臺。左雄傳。上疏陳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甯人。甯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曰臯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

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

淮南子秦族訓。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驩兜。何遷有苗。

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鹽鐵論刺復。夫綱維不張。禮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尚書曰。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凡而已。

中論譴交。其爵之命也。各隨其才之所宜。不以大司小。不以輕任重。故書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此先王取士官人之法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漢書王嘉傳。嘉復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後漢書陳蕃傳。蕃上疏諫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曰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爲肆縱。故臯陶戒舜。無教逸遊。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况德不及二主者乎。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中論爵祿。由此觀之。爵祿者先王之所重也。非所輕也。故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爵祿之賤也。由處之者不宜也。賤其人。斯賤其位矣。其貴也。由處之者宜之也。貴其人。斯貴其位矣。潛夫論忠貴。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民。達上則思進賢。功孰大焉。故居上而下不重也。在前而後不

殆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自公卿以下。至于小司。莫非天官也。是故明王不敢以私愛。忠臣不敢以誣能。

漢書律厯志。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曰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義極天地之變。曰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爲六百四十分。曰應六十四卦。大族之實也。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孔光傳。君秉社稷之重。總百僚之任。上無曰。匡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王莽傳。舜等卽共令太后下詔曰。蓋聞天生衆民。不能相治。爲之立君。曰統理之。君年幼稚。必有寄託。而居攝焉。然後能奉天施而成地化。羣生茂育。書不云乎。天工人其代之。

後漢書馬嚴傳。嚴上封事曰。臣聞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浸之徵。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曰明褒貶。無功不黜。明陰盛陵陽。

漢紀卷四。夫帝王之作。必有神人之助。非德無以建業。非命無以定衆。或以文昭。或以武興。或以聖立。或以人崇。焚魚斬蛇。異功同符。豈非精靈之感哉。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乎。

天秩有禮。

漢書刑法志。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尚書大傳虞傳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繪宗彞環火山龍諸侯作繪宗彞環火山龍子男宗彞環火山龍大夫環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漢書王嘉傳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潛夫論述赦天下本以民不能相治故爲立王者以統治之天子在於奉天威命共行賞罰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五刑五用。

後漢書梁統傳統對曰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應劭傳初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曰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劭後追駁之據正典刑有可存者其議曰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天聰明。

漢書李尋傳迺說根曰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大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少微處士爲比爲輔故次帝廷宮女在後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

天官上相上將皆顛面正朝。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  
懋遷有無化居。

漢書食貨志贊書云。懋遷有無。故民賴其利。萬國作乂。敘傳。商以足用。茂遷有無。  
子欲觀古人之象。

詩鄘風象服是宜。箋。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

尚書大傳虞傳。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  
大夫服二。士服一。

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

百虎通禮樂聲者何。謂聲鳴也。聞其聲。卽知其所生。音者飲也。言其剛柔清濁。和而相飲也。尚書曰。  
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

欽四鄰。

孔叢子論曰。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  
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

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春秋左氏僖二十七年傳。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

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

春秋繁露制度。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鄉黨有序。則民有所讓。而民不敢爭。所以一之也。書曰：輦服有庸。誰敢弗讓。敢不敬應。此之謂也。

潛夫論考績。是故世主不循考功而思太平。此猶欲舍規矩而爲方圓。無舟楫而欲濟大水。雖或云縱。然不知循其慮度之易且速也。羣僚師尹。咸有典司。各居其職。以責有效。百郡千縣。各因其前。以謀其後。辭言應對。各緣其文。以覈其實。則奉職不解。而陳言者不得誣矣。書云：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此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

漢書文帝紀。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傳納呂言。成帝紀。詔曰：古之選賢。傳納呂言。明試呂功。故官無廢事。下無逸民。教化流行。風雨和時。百穀用成。衆庶樂業。咸以康甯。

後漢書孝章帝紀。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剛畝。不繫閔閔。敷奏呂言。則文章可採。明試呂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

啓呱呱而泣。

白虎通姓名。人生所以泣何。本一軀而分。得氣異息。故泣。重離母之義也。尙書曰：啓呱呱泣也。

外薄四海。

爾雅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方施象刑惟明。

新序節士伯成子高曰。今君賞罰而民欲且多私。是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爭之端。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是以野處也。今君又何求而見我。君行矣。無留吾事。耕而不顧。書曰。旁施象刑。維明及禹不能。

漢書刑法志。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屨赭衣者哉。

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

禮記明堂位。搏拊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尙書大傳虞傳。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弦。達越。大瑟。朱弦。達越。以韋爲鼓。謂之搏拊。何以也。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鐘鼓竽瑟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其清也。其歌之呼也。曰於穆清廟。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假。此之謂也。白虎通禮樂。降神之樂在上。何爲鬼神舉。故書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所以用鳴球。搏拊者何。鬼神清虛。貴淨賤鏗鏘也。

後漢書孝章帝紀。秋八月。飲酎高廟。禘祭光武皇帝。孝明皇帝。甲辰。詔書云。祖考來假。明哲之祀。



虞賓在位

白虎通王者不臣。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尚書曰。虞賓在位。不臣丹朱也。下管鼗鼓。

白虎通禮樂。歌者在堂上。舞在堂下。何。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郊特牲曰。歌者在。上。論語曰。季氏八佾舞於庭。書。下管鞀鼓。笙鏞以間。

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漢書宣帝紀。詔曰。迺者鳳皇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宮。朕未能章先帝休烈。協甯百姓。承天順地。調序四時。獲蒙嘉瑞。賜茲祉福。夙夜兢兢。靡有驕色。內省匪解。永惟罔極。書不云乎。鳳皇來儀。庶尹允諧。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甯。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孔叢子論書。魯哀公問。書稱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猶且應之。况百獸乎。夔爲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

漢書禮樂志。又曰。外賞諸侯。德盛而教尊者。其威儀足目。充目。音聲足目。動耳。詩語足目。感心。故聞

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而法立。是曰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羣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己。竦神說而承流。是曰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自。然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尙書大傳虞傳。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元首君也。股肱臣也。

中論審大臣。帝者昧且而視朝廷。南面而聽天下。將與誰爲之。豈非羣公卿士歟。故大臣不可以不得其人也。大臣者。君之股肱耳目也。所以視聽也。所以行事也。先王知其如是也。故博求聰明睿哲君子。措諸上位。執邦之政令焉。執政則其事舉。其事舉則百僚任其職。百僚任其職則庶事莫不致其治。庶事致其治。則九牧之民莫不得其所。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漢書元帝紀。詔曰。因覽風俗之化。相守二千石。誠能正躬勞力。宣明教化。曰親萬姓。則六合之內和親。庶幾康無憂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司馬相如傳。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曰。談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后稷。魏相丙吉傳。贊古之制名。必繇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黃霸傳。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曰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

漢紀卷二十九。上覺悟。召閔。遂上書諫曰。臣聞王者立三公。法三光。立九卿。以法天。明君臣之義。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人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中論審大臣。叔世之君。生乎亂。求大臣。置宰相。而信流俗之說。故不免乎國風之譏也。而欲與之興天和。致時雍。遏禍亂。弭妖災。無異策穿蹄之乘。而登太行之險。亦必顛躓矣。故書曰。股肱墮哉。萬事墮哉。此之謂也。

禹貢

奠高山。

孔叢子論書。子張問。書云。奠高山。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

雷夏既澤。淮沮會同。

周禮職方氏。其浸廬。維。註。廬。維。當爲雷。雍。字之誤也。禹貢曰。雷夏既澤。雍。沮。會同。雷夏。在陽城。

海物惟錯。

孔叢子廣訓。海物維錯。錯。雜也。

柁榦栝柏。

考工記。荆之幹。註。荆。荊州也。幹。柁也。可以爲弓弩之幹。禹貢。荊州貢。柁。栝。柏。及。箇。籛。栝。

滎、波、既豬。

周禮職方氏。其川滎。雒其浸波。澆。註。滎。兗水也。出東垣。入于河。洙爲滎。滎既在滎陽。波讀爲播。禹貢曰。

滎播既都。

厥田惟上上。

後漢書杜篤傳。夫靡州。本皇帝所呂育業。霸王所呂衍功。戰士角難之場也。禹貢所載。厥田惟上上。

西戎卽敘。

漢書西域傳。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陔。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呂爲此天。地所呂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卽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國語周語下。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漢書賈捐之傳。捐之對曰。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呂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

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

甘誓

大戰于甘。

墨子明鬼下。且禹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大戰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於祖而僂於社。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僂於社者何也。言聽獄之事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爲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僂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

呂氏春秋先己。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脩。子女不飾。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

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

白虎通壽命。隨命者。隨行爲命。若言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矣。又欲使民務仁立義。闕無滔天。滔天則司命舉。過言則用以弊之。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白虎通三軍。王法天誅者。天子自出者。以爲王者乃天之所立。而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犯王法。使方伯誅之。尚書曰。命予惟恭行天之罰。此所以言啓自出。伐有扈也。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獨斷。天子之社曰王社。一曰帝社。古者有命將行師。必於此社授以政。尚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予則奴戮汝。

漢書王莽傳。秦爲無道。厚賦稅。自供奉。罷民力。呂極欲壞聖制。廢井田。是呂兼并起。貪鄙生。強者規田。呂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制於民臣。顛斷其命。姦虐之人。因緣爲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心。諄人倫。繆於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書曰。予則奴戮女。唯不用命者。然後被此辜矣。

湯誓

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

孟子梁惠王上。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中論賞罰。夫賞罰者。不在乎必重。而在於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民勸。不行則雖重而民怠。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書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漢書成帝紀。詔曰。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書不云乎。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其勛之哉。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爾。其猶可撲滅。

春秋左氏隱六年傳。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莊十四年傳。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尙書大傳殷傳。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臯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祀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之謂也。

孔叢子論書。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季桓子問曰。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

汝無侮老成人。

漢書孔光傳。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道于帝。今年耆有疾。俊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曰闕焉。書曰。無遺耆老。

用德彰厥善。

漢書楚孝王囂傳。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勸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今王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其曰廣戚縣戶四千三百。封其子勳爲廣戚侯。王嘉傳。昔楚有子玉得臣。管文爲之側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今雲等至有圖弑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曰銷厭未萌之故。賴宗廟之靈。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曰聞。咸伏厥辜。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其封賢爲高安侯。南陽太守。寵爲方陽侯。左曹光祿大夫。躬爲宜陵侯。

後漢書濟北惠王壽傳。梁太后下詔曰。濟北王次。曰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沒哀慟。焦毀過禮。草廬土席。衰杖在身。頭不櫛沐。體生瘡腫。諒闇已來。二十八月。自諸國有憂。未之聞也。朝廷甚嘉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詩云。孝子不置。永錫爾類。今增次封五千戶。廣其土宇。曰慰孝子惻隱之勞。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國語周語上。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管惠公命。呂甥。卻芮。相管侯。不敬。管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卻。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在般庚曰。國之臧。則維女國。衆



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

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

春秋左氏哀十一年傳。子胥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  
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  
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

高宗彤日。

尙書大傳殷傳。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武丁問諸祖己。祖己曰。雊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  
升鼎者。欲爲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  
者六國。孔子曰。吾于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

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

漢書成帝紀。詔曰。迺者火災降于祖廟。有星孛于東方。始正而虧。咎孰大焉。書云。惟先假王。正厥事。  
孔光傳。迺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有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  
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外戚傳。變怪衆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日迫切。  
不救之患。日寢叟深。咎敗灼灼若此。豈可曰忽哉。書云。高宗彤日。粵有雊雉。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  
事。卽飭椒房及掖庭耳。

後漢書律厯志。夫庶徵休咎。五事之應。咸在朕躬。信有闕矣。將何眚補之。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天既付命正厥德。

漢書孔光傳。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曰順天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緻誠。孳孳而已。

微子

方輿沈酗于酒。

漢書敘傳。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眚告去也。式號式譴。大雅所眚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

